

今天是小年夜,我仍然像觅食的饥雀,早出晚归,一大早飞出去,晚上才飞回来。

日本人原来过中国的春节,后来不过了,过元旦。但是,这和我没有关系。我闻得出小年夜寒冷空气中刺鼻的清香味,我已经习惯了小年夜一个人寂寞地独来独往,心事不为人知的快乐。

以前在大学里读书,同学们一放假就走了;只有我留在宿舍里一直到小年夜才回家。不仅宿舍里只剩我一个人,在食堂里吃饭,在路上行走也遇不到人的时候,我又寂寞又快乐,我已经习惯了寂寞。

我家房子小,兄弟姊妹多,回去和父母,兄弟姊妹挤在一起,不如在学校里读书。因此,小年夜回家的路上,遇到风雪是常有的事。

今天也是,两只脚一脚深一脚浅,只是身体更疲惫一点,心力更憔悴一点;但不躲避风雪的精神是一样的。

雪越下越大,一个人走,风大一点没有关系;雪大一点没有关系;反正我已经成了雪人,反正回到雪的小巷,风雪夜归的就是我一个人。

雪的北面,是北白川,一条旧旧的巷子,成排的木屋,歪歪斜斜地在雪街尽头的白屋——就是我的寮。

寮,棋子般地静谧,雪夜窗格子紧闭;天色暗下来的时候,小巷无人,雪地只留下我的脚印。

回到寮,雪拍了一地。开始做饭,红红的炉火,暖暖的叫壶;小粥便沸然有声。

此时,只有炉火和雪的围城,以及围城里的我。

我点燃桔红色的灯,和对面人家屋顶上的白雪,互相掩映。

京都的冬天是一部禁书,晚饭后,关起门来,读川端康成的《雪国》。

“穿过县境上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了。夜空下,大地一片莹白,火车在信号所前停下来。”

川端康成简洁的笔,拉开了《雪国》

雪的旧巷

的序幕。我们也像书中的主人岛村一般,坐了一夜的火车,疲惫而又新鲜地抵达了这个静寂寒冷的雪国。

岛村三次来了,三次走了。他只是个游客,不会久留。他与驹子、叶子的爱情,注定是一场美丽的邂逅。虽然他们认真爱过,但无论善解人意又多才多艺的驹子怎么追求他,他心里喜欢的却是更年轻的清纯少女叶子。但,这些,也都是暂时的——人是游客——人走了以后,只留下雪,留下国,留下浪漫和忧伤。

我不是岛村,我们国家不同,地域不同,时代不同。但是,你以为国家不同,地域不同,时代不同就不会有同样的感情了吗?你以为不在雪国或离开雪国就没有驹子和叶子了吗?何处无雪,何处无忧伤?寂寞、忧伤是一种剪不断的丝,我把它带到异国来。

我是从川端康成《雪国》里走出来的人,失意和去国怀乡——在炉火边,写着家信。

在大雪扑窗,纸窗发抖,寒气从窗缝隙里钻进来的时候,温暖自己唯一的办法,就是一封一封地写家信。为了记住每一个寂寞的小年夜,信是我心里的歌声。

快过年啦!寮对门几个不能回家乡的留学生,到我这里来小聚。他们一个从东北来的,一个从陕西来的,一个从江南某地来的。大家盘着腿,围坐在我简陋的桌边,隔着风雪的炉火旁,喝着米酿的酒,点燃乡愁,思念家乡,思念亲人的火苗,渐渐湿成眼镜片上的雨点。

一个朋友站起来,出门,用一杯清酒,浇在旧巷深处的雪地上,是祭奠?还是绝望?

据说,那是一个在日本没着落,回不了家的人。

在雪天,在旧巷,我已经用深深浅浅的脚印,把京都的冬天,踩出一条花边。

那些遥远的京都的记忆,冬天旧巷的故事——都是春雨前不会被抹平的雪痕。



不懂得,就不知道何以所得,也难以有大得。

一个人的所得,部分靠自己,部分靠别人。你能耐再大,智商再高,也需要伯乐相助,也必须他人相佐。

所得,有时是一种两手空空或者失落,但是一场黄金般的收获。

所得,也要舍得,否则总有过剩的获得,抵消了应有的快乐。

当你渐渐明白,有时舍去比所得更心静,更快乐时,你是在解脱自己,走向淡泊。

有所得必有所悟,有所失也必所思,思悟之中,笑傲江湖。

得失之间,还有一个中间地带,那里积蓄着全部的情感和期盼,也许漫长,也许短暂,也许平缓,也许陡险,走往爆燃抑或趋向毁灭。

君子得之有道,而失之也不失真节操。

从狭隘中走出,得到的是大乐,从封闭中而来,失去的是悲哀。

慧眼大开,得到的不只眼前,沉陷足下,天空则愈益狭隘。

也许你终将明白,天空无限,一片蔚蓝,而得与失,只在于你是否跨越自我圈禁的心域。

有一种温暖,倘若醒来,便意味着失去,就让我在睡梦中,享有所得。

人生虽看似漫长,关键处却只在一时,有些小得,委实属于大失。

认定走向高远的路,撇开庸常,摆脱纷杂,山道逶迤,所得断然不会缥缈。

明人明言微语录

所得何物

安 凉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鹤鸣迎春 (摄影) 沈丹锋

因此被称为餐桌上的琥珀。

说桃胶,益友何兄有故事。桃红柳绿是西湖美景,此地的桃花品种为碧桃,只开花不结果。由于不生产,容易“内分泌”失调,树枝上的桃胶特别多。他本杭州人,在小学五六年级时,忽发奇想把桃胶熬成胶水。一连三天早起收集到七八市斤桃胶,便熬起胶水来,可惜几经试验没有成功,还遭到小伙伴嘲笑,沮丧之余自然也为美丽桃树上的百无一用的桃胶可惜。三十多年后去苏州太湖三

餐桌上的“琥珀”

山岛,见岛农在出售五元一市斤桃胶,当时没有在意。近年来不时看到桃胶食用者和网络上销售者。最近看到微信圈内昆明朋友的桃胶广告,每市斤价格要75元,也算有点“琥珀”价了。

桃树均产桃胶,但以贵州原生态野生天然桃胶最为出名。桃胶在中国的古代,医书就有治疗人类的血淋和石淋等病症详细的记载。桃胶对于人类的肠道膀胱还有很出色的保健功效,是适合所有人群食用的一种保健性中药。

邓艳静

前些天,我所在的一座小城市里的一位老人向我抱怨城市里的厕所座厕少、座厕损坏严重而如厕不方便的问题。经仔细了解,我才知老人因为身体原因,早就不适应使用蹲坑,但因为一些城市忽略了蹲坑的设计、建造和日常的维修管理,导致一些老人外出时忧心忡忡。

老人如厕不方便,至少说明有关部门对厕所的规划设计建造和日常的维护管理缺乏人性化的考量和细致周到的服务。如果心中有老人,就必然能及时发现问题,充其量只是些小问题,却分明折射出一个城市对人们的关爱程度。须知,城市是由人组合而成的,没有人便没有城市。对城市而言,必须把人放在最为重要的突出位置,因为没有对人的爱,便无以有城市的尊严。一个城市如果不爱他的市民,市民自然不会爱上这个城市,而一个冷若冰霜、无情无义的城市,又哪里有尊严可言呢?说到底,一个城市的尊严是建筑在对居住在这个城市的每一个

“关爱每一个人”彰显城市尊严

赵 畅

市底层的人们,政府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发放生活必需品,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金,但是我认为,搞福利不应该单单是表面的救助行动,而是应该让一些自愿自食其力的人得到应有的尊严。我考查了一个在哥本哈根几条街上的垃圾箱有1.5米高,我建议将高度降低30厘米,这样拾荒者为了得到一个瓶子就不用灰头土脸了。”一个月后,身高被压缩了30厘米且还可以翻转的垃圾箱出现在了哥本哈根街头。(见2015年第9期《辽宁青年》)或许,30厘米太小太短,但透过这短小的30厘米终让我们看到了哥本哈根政府对拾荒者浓浓的关爱,对城市弱势群体深深的尊重。正是因此小小的举动,哥本哈根政府

民间过年禁忌多

孟祥海

记得小时候,奶奶给我讲了许多关于过年的“忌讳”,尤其是从除夕晚上到正月初五这几天,不许这样,不许那样,几十年过去了,每逢过年,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所谓的“禁忌”……

如不说不吉利的字眼。凡是“破”、“死”、“光”、“鬼”、“输”、“穷”等充满晦气的字眼,一律禁忌说出口来。一旦出现,要用别的词代替。比如失手打破碗碟,要说“岁岁(碎碎)平安”或“落地开花”、“打打发发”(发财之意)之类的吉利话。下水饺,饺子浮上水面,不能说“浮”,要说“冒”;若煮破了,不能说“破”,要说“开花”……

在吃上,讲究更多。如年初一不吃药,否则,被认为会导致一年从头到尾疾病缠身,吃药不断;初一早上忌吃稀饭,若大年初一吃稀饭会导致一整年的贫穷;此外,吃鱼,要将头尾留下,意为“年年有余”。

行动上禁忌更多。如年三十包饺子,要一圈一圈地摆,表示“圆满”;年三十夜不能“倒油”,点灯的油、炒菜的油,都要小心伺候,泼了油,等于“倒了灶”,那是认为很不吉利的事情。连烧火用的柴草,都要用豆棵,烧火时发出嘎嘣嘎嘣的响声,民间取其“嘎嘣响亮”的寓意,蕴含对来年粮食丰收的期盼!

还有不煮新饭,要吃除夕留下的过年饭;寓意去年的东西吃不完,到今年还有剩余;还有,初三以前的日子不要扫地、

倒垃圾,为的是不把财富扫出门。到现在,还有如禁止酒后驾车,有些地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等,也算是与时俱进的“禁忌”吧。

这些禁忌,反映了人们对年的敬畏和对来年的期望,虽不乏迷信的成分,但千百年来也是一种民俗文化

文化的反映。

但现代用桃胶来治病的并不多见,人们大多把它当作一种美容制品。桃胶有良好的水溶性和适当的黏度,用清水浸泡十多个小时后变软。桃胶多与银耳、木瓜等具美容功效的食品一起享用,但桃胶与皂角做羹为绝配。皂角养心通脉,清肝明目,健脾滋肾也是一道美味的甜品。此羹富含氨基酸、胶原蛋白和各种维生素,属高能量、高碳水化合物、低蛋白、低脂肪食物,老少皆宜,不光可以养颜护肤,还能静心补气。

冬日,享用“琥珀”——桃胶,既能享用美味,又能拥有青春靓丽的肌肤,何乐而不为呢?

市民关爱基础上的。

读报看到一个发生在哥本哈根的故事:一位政府工作人员看到一些挣扎在社会底层的拾荒者,面对一座座像高山的垃圾箱,他写出了一份改造城市垃圾箱的建议,其中写道:“为了帮助生活在我们这座城

“关爱每一个人”彰显城市尊严

赵 畅

市底层的人们,政府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发放生活必需品,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金,但是我认为,搞福利不应该单单是表面的救助行动,而是应该让一些自愿自食其力的人得到应有的尊严。我考查了一个在哥本哈根几条街上的垃圾箱有1.5米高,我建议将高度降低30厘米,这样拾荒者为了得到一个瓶子就不用灰头土脸了。”一个月后,身高被压缩了30厘米且还可以翻转的垃圾箱出现在了哥本哈根街头。(见2015年第9期《辽宁青年》)或许,30厘米太小太短,但透过这短小的30厘米终让我们看到了哥本哈根政府对拾荒者浓浓的关爱,对城市弱势群体深深的尊重。正是因此小小的举动,哥本哈根政府

赢得了人们的感动和称道,也自然是彰显一个城市应有的品位和尊严。

读一读这个故事,相信城市管理者们会对老人如厕难、城市盲道被占用、窞井盖缺失、巷弄路灯不亮等问题有深刻的反思和检讨。

不能不看到,改革开放30多年来,城市发展前所未有,但随之而来的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交通拥堵、安全隐患、文化缺失等问题也日益成为困扰人们的“城市病”。每一种“城市病”莫不与人人有关,每一种“城市病”莫不与损害人的利益有关。若城市管理者们对此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最终必将伤害城市的个性和潜力、进步和动力、竞争和活力。

对任何一个城市来说,关爱人首先就必须给人一种归属感、安全感、温暖感、幸福感,要使生活在这个城市的每一个人都感觉到尽管地位不同、身份不一但自己被平等对待,时时处处被互动关爱。是啊,“陌生人为主的城市里,关爱是一种城市气度,是在每一个普通人、每一个平凡岗位、每一个微小行动中,渐渐沉淀下来的。”城市富于包容性,城市才能“大”起来、“强”起来,人们的生活才会更体面、更美好、更有希望。

施粥和慷慨咖啡

陈钰鹏

食粥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饮食习惯之一,粥系用稻米等粮食熬成。食粥通常出于三种原因:家境贫寒食粥、赈灾济贫(被)食粥、养生疗疾食粥。历史上的文人墨客记载了生动的食粥百态,汇总成了洋洋中华粥文化:“日典春衣非为酒,家贫食粥已多时。”(宋·秦观诗)。曹雪芹以“举家食粥酒长赊”自嘲。明张方贤《煮粥诗》曰:“煮饭何如煮粥强,好同儿女细商量。一升可作二升用,两日堪为六日粮。有客只须添水火,无钱不必问羹汤。莫言澹泊少滋味,澹泊之中滋味长。”有人说食粥是一件快乐的事情,诗人们虽穷乐。清黄云鹤著有《粥谱》一书,全书凡234个条目,综述了粥史、粥宜、粥忌以及按食材所分的八大粥类,每一条均阐述疗效。

中国食粥史上不能不提的是粥厂和施粥,无论是官办、民间(慈善机构)办,还是私家独办;不管有什么背景目的,在老百姓遇到荒年时节,能向他们递出一碗热粥,这样的行动应该予以肯定。据《燕京岁时纪》载,顺天府(北京)广宁门外的普济堂便是一个“冬施热粥夏施茶”的慈善所在。

公益慈善一向是受到全世界人民点赞的爱心行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第三个圣诞节的平安夜,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一位将近六十岁、衣衫单薄的老人走过一家咖啡馆,他隔着橱窗看了很久,露出了羡慕的笑容,但还是没有勇气走进去。这一情景被咖啡馆的收银员看在眼里,他很快走出来说:“大叔,您需要咖啡吗?请进来。有一位客人已经为您付了钱。”老人高兴地喝着咖啡,同时留下了苦涩的眼泪:他有两个儿子,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老伴因贫病于去年去世,家中唯一的亲人是他的女儿,然而她经不起家的一系列不幸的打击,导致精神失常……

老人喝的咖啡是意大利的“慷慨咖啡”,在意大利已有将近100年的传统历史,起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起源地便是意大利的港湾城市那不勒斯。当时的那不勒斯民风良好,有一批反战的正义人士,他们同情和尊重那些在战争中失去幸福、失去亲人、失去正常生活的人,首先是那些在战争中身心受到严重伤害的人、那些在战争中失去丈夫、儿子、父亲、弟兄的人。他们主张在严寒的冬天向这些人奉献一杯热腾腾的咖啡,让他们感到既暖身,又暖心。

于是有人提出了“慷慨咖啡”的倡议:要两杯咖啡,付钱后自己只喝一杯,另一杯留给“需要的人”,这样做既不显眼,又能照顾到更多的人群(比如有穷大学生)。

“慷慨咖啡”后来逐渐流行到欧洲的其他国家,在金融危机的年代,“慷慨咖啡”在西班牙、葡萄牙、法国、爱尔兰和保加利亚等国家很快复兴起来,眼下,无家可归的人成了“慷慨咖啡”的主要接受者。在法国,参与“慷慨咖啡”活动的咖啡屋的橱窗玻璃上都贴有“在等待的咖啡”标签。有的国家把它称为“悬挂咖啡”(谁来喝,悬而未定)。

人需要温暖,世界需要爱心,热粥也好,咖啡也罢,只要有心,都能成为媒介。

知死

新语

